

李震一著

湖南的西北角

右任



7513
138

李震一著



宇宙書局印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湖南的西北角 全一冊定價 元

(外部另加郵運費)

版權所有
必究

著 作 人 李 震 一

發 行 人 梁 志 題

發 行 所 宇 宙 書 局

印 刷 所 宇 宙 書 局

長沙府正街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序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我和幾個朋友輾轉到了湘西沅陵。由北而南一段旅行經驗，已明白全國性戰爭意義。其時南京陷落證實，戰爭正慢慢向上延展，集中武漢。洞庭湖澤地帶中國大谷倉的爭奪戰，早在有識者付度憂慮中。如何動員湖南豐富人力和物資，已是一個重要而緊急問題。湘西就地畛言，本是湖南一個單位，二十多年地方人事習慣，即近於割據分治，即此三十縣地方，有時亦不免由二三實力派各自負隅，畫境而守，和外面在某種意義上完全隔絕。抗戰事起，雖最先即有個一二八師參加嘉善國防線的保衛戰，表現極好。不過地方既有個傳統孤立底子，又和三省邊界毗連，人民流動性大，三國時種民族目剛有問題發生，促成省政上人事新陳代謝。如何處理這一片土地，使之由不安定混亂局面，進而明朗澄清，成爲一個抗戰重要基地，真值得新接手省政的張文伯主席費一點心！當時最賢明的措置，即沅陵縣署的設立，由對兵役和治安有辦法的人主持其事，並訓練大批青年學生下鄉，作民訓社訓工作。一切事都無忌諱放手作去。這也可說是當局一種大膽的嘗試，因為照環境情形言，這種措置是要決斷和遠見的。若稍有毛病，惡化蔓延影響到抗戰前途，實不堪設想。

我恰恰於這個時期到了湘西。離鄉本已太久，許多問題當然不免隔膜，惟大處却看得清清楚楚。國家正在一個受嚴重試驗階段中，戰事越向上推移，負責當局也必然越加困難。要湘西像個湘西，必需社會安定，可以作爲學校、工場、及公私物資的疏散地；還要人心興發，可以作爲壯丁補充區。那時節在我生長小小縣城裏，即保有千數年官力強的下級軍官，和數萬體力結實性情單純的子弟兵，都閒散在城鄉家裏。其他縣分也還有上萬雜槍散在民間。所謂湘西還有問題，問題也就是這些人的思想和行動！我明白我應當盡的責任是打緊，我明白我對這地方能作些什麼事……緩若一成立，我那些大小鄉親，從游移、苦悶、消極、猜忌、複雜而

緒中，變成單純而一致的，離開了他們的家，和家中豪養的膏毛鬥雞與龍睛魚，離開了果園和磨坊，離開了吃牛頭肉、喝燒酒、打小牌、睡午覺的習慣，以及一切生計事業，帶了自備的槍枝，自備的炊食具和糧食，坐了小船小筏子，快快樂樂集中到沅陵聽候編練整訓了。想起綏署成立，主持其事的陳老先生由省中到沅陵那天，這些自告前線的武裝同鄉，一萬人在沿河兩岸歡呼情形，過不久又即分別乘了小帆船向常德集中，補充榮譽師情形，真令人永遠眼福！

十年過去了，這些良善人民，正和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把血肉還給了國家和土地，在民族發展史上，各自盡了能盡的責任，永遠沉默了。我那縣城五千人，每家門口各供奉了個陣亡者的木牌位，那些孤兒寡婦，每當黃昏來臨時，在木牌位前沉默上香，以及此後沉默過日子種種，都彷彿近在目前。我明白那個沉默背後，實際藏了多少辛酸！我覺得還有些責任待盡，因為那個普遍的沉默，實象徵中國任何一個城鎮對於和平的渴望。

在沅陵我住了約三個月，所接觸的現實問題自然日益增多。一面是長沙臨時大學、中央軍校、同川派遷移過境，一面是政治學校、商學院、藝專、湖南大學、以及三十餘公私立中學，及無數國家機關單位陸續向上疏散，對湘西都不免懷着戒心，為安全問題而苦惱。綏署深感責任複雜重大，對物價控制，對房屋分配，對難民輸送，對整個治安強化及建設兩政進行，也無一不超過想像以上煩雜而多周折。還有些屬於情緒隔離狀態發生的問題，如地方與中央磨擦，本地與外省磨擦，自然更不容易作有效安排。我知道，我還應當為地方為國家作點事，所以到雲南後又寫了一本小書，名叫「湘西」，對地方各方面略加說明，希望家鄉人的自尊自信心，和來者的同情與理解，能作成一種新的調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氣氛的形成，在當時，實比任何事情還重要。

所以在我那本書的題記上即說：「這本書只能說是一點土儀，即一個湘西人對於來到湘西或關心湘西的朋友們所作的一種芹獻。我的目的在減少旅行者不必要的憂慮，補充他一些不可避免的好奇心，以及給他一點到湘

因爲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並希望這本小書的讀者，在掩卷時能對於這邊鄙之地給予少許憐憫給予的同情。就算達到寫作目的了。若這本小書還可對這些專家或其他同鄉前輩，成爲一種拋磚引玉的工作，那更是我意外的榮幸！」在題記上我又還說：「據個人意見，對於湘西各方面的知識，實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門的專家，或是一個較細心謹慎的新聞記者，用「湘西」作題材，寫成他的著作，我相信，都重要而有價值。因爲一種比較客觀的記載，它多多少少可以幫助他人對於湘西的認識。」

我的工作並不白費，這本小書直到十年後的現在看來，意義猶未完全消失。尤其是一個同鄉知識份子，而臨當前地方由於戰爭復員所感到的社會變化和經濟貧乏，以及十年戰爭壯丁犧牲殆盡所形成的種種，引起了他對地方的責任感和無所措手足痛苦時，讀了我這本小書，必然還可得到一點點新生的憧憬，以及對於地方重造所抱的勇氣和信心！

十年過去了，直到我去年回北平時，方看到長沙李震一先生一冊有關湘西報告，真有空谷足音感覺。近二十年這類遊記作品，大多配合社會發展而產生，就個人記憶所及，民二十以後強鄰迫境，范長江先生的「塞上行」，便得到特別成功。記江西瑞金「赤區失陷」景況，陳康雅先生爲申報寫的遊記，也爲人十分注意。抗戰初起，作家從軍日多，曹聚仁、劉尊棋諸先生的前線通訊，次霄先生的空戰紀事，和某先生的「台兒莊」、「平型關」戰役經過，「徐州的突圍」，「武漢的撤退」，都給國人一個深刻動人印象。描寫淪陷景象，如「南京半月記」，敘述後方如時，誠先生寫「臨時大學師生步行入滇」通信，蕭乾先生寫「滇緬路修築」，都可作歷史參考補充讀物，民族在悲劇中的掙扎，亦無不於字裏行間流注。李霖燦先生寫貴州諸洞穴景物，及滇西雪山紀遊，更多發前人所未發。有識後方諸省農村工礦經濟人事作綜合報告，有材料，有見解，有文筆，特別具有教育價值的紀事，尤應數徐盈先生幾年來在西南各省跋涉，所做的一些工作。抗戰後數年，戰局則重在洞庭衡湘一帶，戈衛球先生的軍事分析報告，足稱代表作品。和平來臨，軍調部進行工作時，趙超構先生的延安一

月，用筆有分寸處，令人佩服。國外通信，則自納粹崩潰至聯合國成立，蕭乾先生的通信，情文斐蔚，更自成一格。直到最近，東北烽火中呂德潤、張高峯二先生的通信，還是我愛讀的作品。秦薈先生的新輯遊記，材料既豐富，見解又透闢，亦可謂有心人之作。據我私見，這類作品雖有點時間性，依然值得由記者公會或所屬報社爲印行單本，作全國性推銷，因爲這些作品，實在都比一些雜湊文學作品有骨血、有生命，而又對社會現實富於批評性。即以文章言，也大多明朗而健康，可爲習作敘事範本。寫故事由此入手，一支筆即較容易貼住土地人事，得到傳遞效果。

震一先生這個作品，敘述的問題，雖比較偏於一區域問題，置諸上述諸作中，實有同樣重要性，對於湘西明日重造設計上，尤富參考價值，有幾段稱引湘西風德提到地方政治教育諸弱點，尤其有意義，值得讀者深思，因爲那個弱點可能也是湖南全部或中國每一地方都存在而待認識待解決的。所以在這本書付印時，特別寫幾句話附在書末，說說本書和個人工作因緣，並表示個人對於這類作品所具有的良好印象和敬意。

沈從文 三十六年七月北平

序

我對於湘西發生興趣，因為三種因緣：第一、我喜歡讀沈從文的作品，他把湘西的山川人物描寫得非常生動凸出；第二、在抗戰的第一年，我由結嶺經長沙、沅陵到芷江，在沅陵住了一個月，在芷江住了四個月，對於沈從文所描寫的，都一一親自經歷，尤其是在芷江的四個月，我同政大新聞系的學生們辦芷江民報，對於湘西的民間疾苦，稍稍有點瞭解，自從民國二十七年夏天離開芷江到重慶後，還有很多湘西父老常常同我通信。雖然是短期的勾留，湘西對於我確是有一點故舊之感；第三、因為讀到李震一先生的湘西旅行通訊，他那樣深刻的觀察同生動的描寫，使我對於湘西的感情，又濃厚起來。

李震一先生這本書，證明一個新聞記者運用他的描寫力同解釋力，可以把一個最複雜的問題，最奇特的地方，清清楚楚有條有理地陳在一般讀者前面，使讀者像看了一場五彩的電影，像聽了一個生動的故事，裏面有人物，有行動，有色彩，有聲音，橫的地理，直的歷史，都搬上舞臺。我喜歡讀約翰根室的歐洲內幕，我也喜歡讀 Tanny 蘇聯報導，便因為此，而這一本書，在報導文學的價值上說來，也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書。

去年我們請李先生擔任中央日報駐湘記者，他寫了長篇的洞庭湖環行記，這篇東西，在中央日報的通訊版出現，博得很多人的好評，比之湘西那篇通訊，文字上的技巧，更進一步。李先生把這兩篇東西，印成一本單行本，名「湖南的西北角」，不但湖南人讀了會感到深刻興趣，凡是關心這一角落的社會、風物、政治、民生的人，都會在知識與興趣上得到滿足。

新聞報導的新趨勢，是立體的把一個地方，一個問題，來龍去脈、環境、背景、詳盡地拿出來。所謂 Interpretative Reporting 不是斷片的一點一滴的記載，世界成名的記者同幾家成功的報紙，都由於這種報導，斷

湖南的西北角

六

片的新聞，點滴的記載，那是通訊社的事，報紙的本身，是不必與通訊社爭短長的。
這本書的出版，乃是這種報導的寶貴收穫，我們希望李先生繼續努力，我們更希望湖南西北角以外的中國，每一個角落都有類似的記者作同樣的努力。

馬星野 三十六年六月南京中央日報

湘西内幕

一、湘西行

——長江道上

湘西，這湖南之西北角，若干年中，幾乎是一個謎。她與外人老死不相往來，她不要外人去理解她；外人也不想去理解她。抗戰期中，湘桂鐵路長江水道，先後遭受敵人的威脅與踐踏。湘西憑着沅西兩水與川湘，湘黔兩公路，造成了鄂川黔桂各省與外面交通聯繫的孔道。東南各省居民的大遷徙，與全國著名工廠企業之西移，使湘西門戶開放了，於是張治中、谷正倫、李延年、郭恩演諸名將，先後駐節西陲，平定匪患。解除了湘西內顧之憂，奠定抗戰中最後一次大捷（湘西會戰）的基礎。同時全國有名學府西移於此的頗多，新聞界泰斗馬星野先生，也會在這裏主持過華江民報，兩湖監察使署在戰時一直是駐在芷江的。這使湘西文化有一個燦爛輝煌的時期。湖南省政府從最初計劃喬遷（張治中始立湘西行署）與最後遷治長沙（吳奇偉在沅就省主席職，未幾即將省府遷長。）均在此留下可紀念的一頁。然而勝利復員了。熱鬧的局面，頓成了酒闌人散。剩下沅澧兩水（沅水是沅水的支流）依然在武陵山脈南北麓靜靜的流，湘西仍然是那樣的一個湘西。

戰時的熱鬧場面，已成過去了，何況在兵火倉皇交通阻塞中，國人的心版上，並未印上什麼痕跡！戰後的湘西，也許又要被人遺忘吧！可是湘西的地位太重要了。國家要建設西南，這裏是一個重要的樞紐。國人不能不去理解她，湘西的前進份子，也正在歡迎外人去理解她。記者因湖南省政府沅陵區行政會議之便，而有湘西之行，進而將湘西全貌，在一度較詳的報導，該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吧！湘西之謎，人們是否能猜破幾分呢？湘要被人遺忘的湘西，是否能因此而重新引人注意呢？在這裏，記者決不懷如此奢望。可是湘西由此而這湖南之

西北角，再不能與外人老死不相往來了。

以下，記者先寫一點長江道上的情形，再依次寫到湘西的內貌與湘西的種種問題。

九月二十三日，記者爲參加湖南省沅陵區行政會議，由長沙赴沅陵，因爲湘西的大動脈湘黔公路的上半段，在戰時受了重大的破壞，長沙至常德一段尚未修復，而陳舊的「資運」火輪，拖着三條大船，慢慢地爬行在洞庭之濱，由湘水轉資水再到沅水下游重鎮的常德，已是二十六日傍晚了。

當資運輪由長沙出發時，記者因爲個人的慘遭交運，心頭纏綿着無限悲酸。河風侵肌，秋山無語，獨自兀立船頭，輪過三叉磯，我偷偷地拭去了幾點悽惶之淚。好容易天色晚了。經半夜的爬行，爬不出洞庭湖。船夫說，南湖洲以北，湖南沙積，恐有攔淺的危險，於是繞道資流，出甘港以溪至沅江。

洞庭湖，不僅是南湖洲以北，湖南沙積；就個蘆湖而說來，何處不是沙積，何處沒有漸成淤塞的危險？反而是內河港汊，河深水富，任載重的輪船，暢行無虞。而船過南湖洲、青草湖、團陵湖、這些號稱水闊的湖面，舟師却要處處以篙竿去試探水位。河水入湖，河身却深於湖而，這是洞庭湖的危險，也是湖南湖北水利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現在多淺時間快到了，長常水道，在中途要停船卸貨，空舟駛過淺水之灘再又裝運起來。在「撥灘」途中，旅客是非常苦悶的。一晚的停宿，更覺難堪。於是春夏遭汎潮衝洗以去，而秋冬又來重建的茅草街又出現了。

由南湖洲到甘溪港的途中，有一處「茅草街」名叫陳波洲的。潮期過後所建的臨時房間已達二十餘幢。裏面都有一個從「桃花江上」爲生活鞭撻而趕來倚門賣笑的「美人」。旅客在她們的笑聲中消失了難堪的苦悶；她們在旅客的快意中得到了生命的源泉。南湖洲邊，小划蕩出賣茶蛋的女人，向旅客分送淫蕩的眼波。甘溪港裏，却更有蕩着小划於上船邊來行乞的女人，她們眉目清秀，衣裳整潔，然而她們說：「叫花子可憐啦！老爺

給幾個錢啦！」據說，這是民國二十年堤垸大潰所生出的一種現象，爲着乞討的收入尙有可觀，這現象便一直流傳到現在。

船由沅江開行，是第三日的早晨了。由此以達楊閣老（地名，當係羊角廟。）我才看到舊頃汪洋的湖面。一時狂風忽起，白浪翻天，浪花一直打到船頭上來。我們站在船頂，旁有一位同伴遙指前方驚異地喊着：「瞧！那不是拜風豬？」我隨着他之所指，見二三獸形的黑影踏上潮頭，迎風而立，一忽又隨波下去了。這時浪高船險，怪獸當前，而水風相擊怒鳴有聲，使人有不勝慄慄危懼之感。過「珍浦」，到了背風之所，才覺潮平船穩。熟悉洞庭水道的朋友告訴我：珍浦是一個抗戰中可紀念的地方，民國二十七八年，我們的海軍佈雷隊住在這裏，分向前後左右，佈下了天羅地網。可是狡猾的敵人，根本沒有打從這裏經過，這一水道斷絕交通者凡七年。直到去年勝利，經過一番掃雷工作，障礙雖然除了，畢竟犧牲了幾個漁舟。」我聽了這一故事，回首望望珍浦洲上，曾爲我們海軍住過的小漁村，心中起了莫名的感喟。

由漢壽縣馬接港口出圍堤湖，又是一番狂風巨浪，好容易才於二十六日的下午到了常德。計算起來，一點鐘船行八華里，這是火輪，是「新式」的交通工具呢！

常德是「下湘西」的唯一巨鎮。當水陸交通的重心。爲棉花木材糧食桐油的散集地。可是因交通沒有完全恢復農村經濟蕭條，與國內變亂的影響，商業一直沒有復員。

常德在抗戰中，是經過兩次大會戰的名城。在市面上看來，似乎是沒有多大的破壞痕跡了。可是我們過細一考察，各商店的門面，雖然已經粉飾一新，但內部仍不少瓦礫灰堆，瘡痍未補的處所。本來，一次戰爭的破壞，要想恢復，確不是容易的事。常德城牆，既高且厚，因爲常德濱湖，城牆便成了「城」「堤」的兩用物。在會戰期事，守軍將它挖空，成了壘壘礮臺，也成了儲藏的倉庫。幸而叨天之福，抗戰以來，沒有水災，用不着它去發導防水的效能。否則，常德居民盡成魚蟹了。現在總算已經修補完善，恢復了以前的舊觀，可是其餘

許多被毀之處的修復，却仍有待於異日。

縣政建設本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況劫後復興，救死扶傷，拾遺補闕之餘，來從事於建設更是艱乎其難。我們對常德之戰後建設曾經訪問過李縣長。李縣長發表了許多偉大深遠的計劃：自乞丐收容所，殘廢收容所以至魚類碼頭公司農場工廠等。都是於國計民生具有深切關係的。同伴中有一位聽了以後，他說：「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言。」大家都爲之笑起來。

常德兩次大戰，真是一寸血肉，一寸河山，犧牲了無算的無名英雄。於是常德城內，建立了一座相當宏大的烈士公園，園中巍峨矗立白石燦然的陣亡將士碑，將千秋萬世爲國人所敬仰所憑弔。

二十七日晨山常德乘汽車赴沅。一百九十八公里的行程，七點鐘內平安完成，使我們出乎意外。

原來這一綫是以前的所謂湘黔公路，由長、常、沅西行至辰谿、芷江、晃縣，而達黔省。後來自沅陵境內延長至瀘谿、所里、永綏、茶洞、出湘入四川。戰時此綫完全劃歸川湘公路局管轄，現在改轄交通部公路總局直轄第二運輸處。兩週以前，由沅陵赴長沙的朋友，談到此綫坎坷不平，顛播起伏之苦，無不爲之搖頭咋舌。可是我們這次乘車，却毫無所苦，因爲交通部總局的復路工程在加速度的進展，常沅道上已復舊觀。據聞長沙至常德一段，三週左右可完全修復，而長沙、重慶間的直達車在一月左右即可實現了。

自常德南站西行，公路兩旁，棉田廣闊，一望無際，直達二十公里以外。這真不愧爲湖南著名產棉區。（湖南產棉區，爲常德及其遼東之澧陵、津市、安鄉一帶濱湖地段。）

從常德出發，我們一行人都關心那避亂仙境的桃花源，歷劫以來，又是怎樣的情形？「此中人」在如此浩劫中是否真能避亂？好在這仙源已不復幽僻深隱，而是在距常德南站四十公里汽車路測的一箭之地，舉足可到，無復問津之勞。車停後，我們便從容地走入了「秦人古洞」。

自汽車路至山麓的道旁，也居然有「夾岸」桃樹，可是爲數不過二十餘，而葉老枝枯，無復「芳草鮮美，

落英繽紛」的景象。將登山之處有一牆，門內空，令人增加幽邃深隱之感。兩旁的聯語是：

且欲近尋影澤寧 至今傳者武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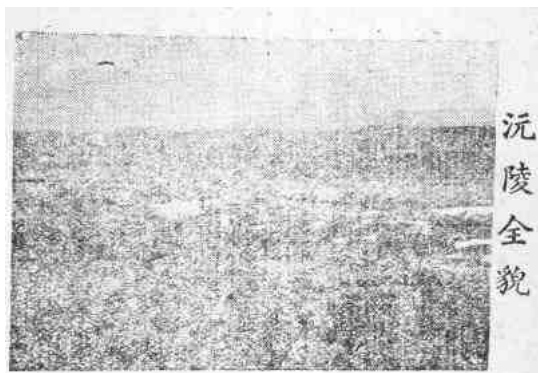
由門內入不遠，碑碣十餘，多康熙乾嘉時物。橫渡小橋，石磴曲折，兩山夾峙，山上並非桃花，而是鳳尾蕭蕭的修竹。拾級而登，山路將盡，真如到了源頭，磚石砌成了一個圓洞，這便是所謂「山有小口」吧！「小口」下懸有橫石，題「秦人古洞」，下又有「桃花潭」三字，爲「嘉慶」石刻。自懸壁處攀援「從口入」，這兒雖然是「恍若有光」，俱再無「闕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之景了。——這便是「武陵人」——至今所傳——的武陵仙源。

我立在這「秦人古洞」對岸一個深窄而設的小亭旁邊，於仰觀俯察之餘，發生了一個感想：我覺得天福洞地，應於想像中得之，夢寐中求之。五柳先生費盡心力結構成一所「不識仙源何處尋」的避秦福地，其最得力之處全在「遂迷，不復得路」。「苦真一任漁人去問津，桃花源也就失其偉大了。在這一所「秦人古洞」之中，幸而沒有「闕然開朗」起來，否則一樣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更使人索然無味，覺得不過爾爾了，那還成話！不過，這一「秦人古洞」，也還不失其環山滴翠，曲徑通幽，雖未足以避亂，却未嘗不可以蕩滌塵慮，使人發生一點飄然的遐想。

下山，遇着一個「黃髮」的樵夫，他告訴我浩劫中這一「秦人古洞」的情形：日寇本來是「綠溪（沅水）行」，「忘路之遠近」，而竟到了距「洞」五里的白馬渡。上坡後，直到距「洞」不上一百步馬路旁邊一所茅舍的地方，便依然「返棹」了。使此「秦人古洞」不及於「亂」，而竟保全了她的貞操，總算是福地之福。

自桃花源出來，汽車風馳電掣，很快的到了「官莊」。官莊是當沉道中的一個大站。官莊以東，地坦塗平，經過處透多較闊的原野；官莊以西，盡是邱陵起伏汽車蜿蜒曲折，老是盤旋在萬山叢中。青浪山、鳳它、那是幾個最高的山峯。然而汽車也就在那些山頂上曲曲前行。路基是異常光滑平坦的。人行於高山之上，却絲毫

沅陵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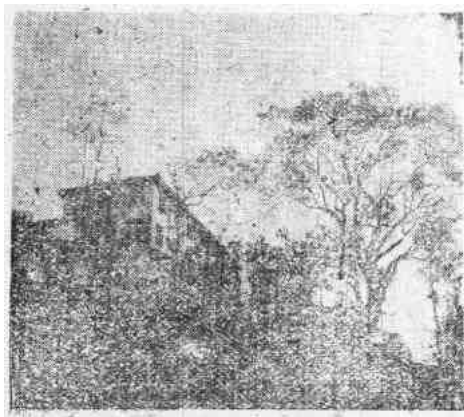
沒有臨淵悚懼之虞。是這樣「峯迴路轉」的走完了萬山之叢，等到馳騁盤桓而下，下完了山路，那號稱湘西上游重鎮的沅陵山城，便舉目在望了。

這條湘黔公路，是名工程師周鳳九修築的。修築的時間，是民國二十四五年。當時自常德至沅陵，要取道沅水，灘險道遙，交通異常困難。以前湘西之與省方有了重重隔膜，交通的阻塞是一個重大原因。「湘黔」築路了，這使人們得到一個無上的喜訊，可是在沅陵佈道的外籍傳教士却冷冷地說：「修這條路？哼！三十年！三十年！」這給人潑下一盆冷水。主持其事的周鳳九，他偏不避艱險，他親自於這些萬山高聳鳥道叢險的地方選線。攀藤附葛，越嶺翻山，等到路基修成。周鳳九的頭髮白了一半。

這樣一來，不到一年光景，湘黔通車了。沅陵的外籍傳教士，沒有等到三十年，他們便在這條路上，以一天的時間，乘車由沅陵到了長沙。

湘黔通車，在交通史上，有了最新的一頁。它完成了京滇公路最重要的一環，它在二十六年全國京滇公路週覽圖舉行交通創舉的京滇

沅陵醫院



邊疆之中，得到了全國各界的交口贊譽。它將湘西、湘中的隔膜完全化除，它使湘西投到大湖南的懷抱裏來。「交通是太重要了！」以前之改造湘西，得力於交通；以後的建設湘西，還得須致力於交通，記者完成了長沅旅程而到達沅陵下車時，浮起了這樣的感覺。

我們於二十七日下午三時到達沅陵。沅陵當酉水流入沅水的會合處。沅陵城在沅水北岸，汽車站在沅水南岸。酉水自西北來，至沅陵城入沅，而太常村伯陵路的專員公署的所在，便在酉水的南岸。以武漢三鎮來比，酉水相當漢水，沅水相當長江，而沅陵是漢口，汽車站與專員所在地便是武昌漢陽了。這兒的小武漢，她將是沅陵省或湘西省（縮小省區之後）的省會所在地。這是中國西南各省有希望有前途的城市之一。

記者初來沅陵，覺得馬路修潔，旁邊綠樹成陰，沅陵的生活程度相當低，這裏尚有五百元一日的房間，六百二十元一客的便餐，這是爲他處所不及的。記者過來接洽許多湘西的前輩先生年與青的朋友，在這裏發現了湘西匪患烟毒穢結之所在，發現了湘西落後，而最西北一角之第八區更爲落後。湘西還存在着亂窮愚的現象。可是湘西是有前途的，湘西的薦紳先生與一般白蠟而前進的年青朋友，也都正在爲饒有前途的湘西而努力。記者於此，先爲湘西的前途祝福。

三五、九、二八於沅陵旅次光輝之電燈下

二、湘西之今昔觀

世外桃源

在川湘道上，當武陵山脈的南麓，有一所被弄成神祕意味的「世外桃源」。就實際說來，桃源並不神祕，而且尤非「世外」。反而整個武陵山脈及其南北山麓的「湘西」，到可以算是「世外桃源」。雖然「此中人」並不能「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而且禍亂重重，更非避亂的洞天。但「湘西」之「不爲外人道」而成爲「絕境」，說是世外桃源，是有幾分相像。——若干年來是如此，現在有許多地方還是如此。

這一所成爲「絕境」的「世外桃源」，本身不欲爲外人道，外人也少有去理解她。近幾年來雖然憑着交通，憑着抗戰，已敞開了這「世外桃源」的神祕之門。可是談到「此中」真面目，還是不易被外人理解的。因爲外人固然戴着有色的眼鏡去看她。「此中人」也多固執着自我的成見，這樣，又何能使人澈底理解呢！

可是，時間在前進，社會也在前進，湘西神祕的範圍，畢竟爲之漸漸縮小了。

由於歷史的傳統，習慣的指稱，湘西是有三十二縣的：屬於現行政區中，爲五區所轄的有沅漢，（沅江、漢壽）爲四區所轄的有常德桃源南縣華容澧縣安鄉石門慈利臨澧，爲八區所轄的有永保龍桑庸古（永順保靖龍山桑植大庸古丈），爲九區所轄的有沅澧辰溪乾鳳麻綏（沅陵澧溪辰溪溆浦乾城鳳凰麻陽綏綏），爲十區所轄的有靖會綏通芷黔晃。（靖縣會同綏寧通道芷江黔陽晃縣。三十二年以後加上新設的懷化。）這一區域之形成，雖然是相沿爲位置所在的稱呼，然而在人文地理方面，却也有其共通的特點；那便是湘西人自己也常常引爲口頭語的：交通阻滯，文化落後，地瘠民貧。可是環境不是一成不變的，四五區所轄十一縣，與八九十區所轄各縣，本已有下湘西與上湘西之別，更因爲若干年來，洞庭湖中，火輪代替了帆船